

走在校园里,常看见墙上的讣告,那都是些沉痛的宣布,告诉你,又一个名师或者非名师离开了,不会再在这校园里行走。

去年十月,我在校园里走着,听见孙老师在远远的文苑楼前喊我,我走过去问什么事,他说,一月份的时候,他在巴黎,托密特朗图书馆一个小青年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小青年认识我女儿,想约我喝咖啡,我怎么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说,没有收到啊!于是我们就聊了会儿巴黎的冬天和阴沉沉的天气,还说,如果下次有机会同时在巴黎,一定要一起喝咖啡。孙老师是国家重点学科的领衔教授,在比较文学里很有位置,精神一直抖擞,可我不知道,他那时其实已经癌症晚期。

他艰难地度过年底,走进新年,春天还没有真正到,名字已经在墙上的讣告里。他对学校是重要的,对他的学生也重要,总听说他对学生有严格的要

求,可他对我而言,留下的更是一次途中的交谈和一次咖啡相约。我和他不是

一个学科,可是我敬重他的专业成就,敬重他的学术名声,也很感谢他在巴黎的时候郑重其事地托人带电话号码给我,于是,这便成为我看着墙上时很温暖的难过和想念。

陈老师教古典文学,当知青时我在一个农场,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他,他舅舅住在我家隔壁,他偶尔会来舅舅家里玩。他舅舅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他长得像舅舅,也是高高大大。但是我

没有告诉过他小时候看见他的印象,也没有告诉他,在农场,我经过他的连队,突然看见他高高地挑着担子一丝不苟地从大堤上走过,我都没有告诉,我们就这样同在一所大学,一个文学系,他讲他的文学,我教我的文学,偶尔交谈,是问问他舅舅身体好吗,他表妹好吗,她表妹是我的小学同学,别的都不说,淡淡地交往。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墙上,吓我一跳。后



扇面书法 郭若愚

天不假年仅九二,恩师郭老若愚(智龛)先生日前遽然谢世,驾鹤西去。怪不得好端端的秋阳天骤然洒下一阵凉雨,顿生寒意。几十年跟随先生,不愿去想分手的那天。但这一天还是来了……

郭老,您是位慈祥的长者。您自小结交大师巨匠,从郑振铎到徐森玉,从黄宾虹到冯超然,从沙孟海到沈尹默,所取尽高而自巍。与您交谈,无论谈题多么深奥复杂,您永远面带微笑,深入浅出。您那幽默的沪语,永远是那么亲近。而您为研究而收藏的各种实物,也永远为我们开放,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解说。莫非你曾剃度的经历,提升了您的人格魅力?作为弟子,您的鼓励,您的人格感染,连同您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真是一生一世也享用不尽。

郭老,您是位博学的智者。您一生著作等身:从书画碑帖到珍版典籍,从玺印钱币到紫砂硃墨,从殷墟甲骨到郭店楚简,从红楼研究到太平天国,从天地北,人间天上,你居然皆能触类旁通而举重若

恩师郭若愚

陈身道 陈佐凡

襄)南郭(若愚)之称,真能者真的不多啊。

郭老,您是位本分的学者。您的一生都在追求,而追求的永远只是学问,任何虚名物欲在您看来都只是身外浮云。师母早逝,

您依旧孑然。怎能想象的是,直至终老的您,还住在没有卫生设备的老房,而您的卧床宽仅三尺,夜寐所枕乃木,三餐喜食为粥。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您对学问的追求。您的藏品只是您研究的需要,到底也没把它们换成享乐。相反,当您得知本土博物馆征集相关文物,您却一次次地捐献。斯人遽去山河倾,信史周边的人在观看或欣赏咖啡馆沿街的景象时,也在欣赏街上的各色过路人。

甫抵巴黎的翌日傍晚,邀请我的法国社会科学院马诺又教授特意安排在闹市区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馆与我见面。不光如此,我的朋友还带着我,专门去了巴黎市中心的两家

那天下午,驱车过南浦大桥时,不禁想到了20多年前造大桥的情景,想到造桥指挥部总指挥朱志豪同志日夜操劳累得病倒住医院的情况,不知他现在身体可好?到了浦东,出席以“创新驱动,追求卓越”为主题的颁奖典礼,令人惊喜的是,与我比肩而坐的正是为建设南浦大桥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志豪同志!久别重逢,我俩都喜不自胜,附耳轻声交谈的话题,一直都离不开这座由邓小平题写桥名的“南浦大桥”!

身为南浦大桥建设总指挥的朱志豪同志,如今已年届八二,但乃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说起这改革开放新时期黄浦江上造的第一桥,是全长8626米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其中孔跨度有423米,他都如数家珍,连1988年12月15日开工,1991年11月19日在桥面中间举行通车典礼,他也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是啊,南浦大桥建在当时的南市区,老城厢居民特别高兴,这可是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啊!在漫长的岁月中,浦江两岸人民都是用木质划子船和舢板船摆渡过江。明朝嘉靖二年(1523),上海县衙建造了13艘木船,以沟通两岸往来,当大事载入了史册。建造横跨浦江两岸的大桥,是几代上海人的梦

来别人告诉我,他是在学校组织活动,夜晚娱乐,唱着歌倒下的。旋律还在优美进行,他却很飘逸地失去知觉。他嗓音很高亢,为人也热情、大气,生命唱着歌猛然停住,也属于十分优美了。

我当知青时,因为有

点儿会写作,被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去。那是中国现代最大规模的一套辞书,名教授云集,那些名教授被“文革”作弄,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参加资格,个个小心翼翼,埋首于撰写,没工夫,也可能没兴趣和我们说话。其实他们也的确没什么可以和我们说,我们几个都是知青,是被借调来当象征的,意味着,这样的辞典和大书籍工农兵也有资格参加。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房

间看鲁迅的书、茅盾的书、郭沫若的书……从里面选择我们以为有用的词汇,写到卡片上,供

李老师说那时只是个助教吧,他右手不好,写字用左手,可是左手写的字很漂亮。他是教语言学的,也在参加编辞典,他应当是除我们之外最没有“资格”的一位编写者,而那些被“文革”作弄过的名教授,无论如何,一旦进入了专业和学术,就总隐隐地显出了地位和权威,很多时候还显出庸庸置疑。

李老师和我的交往是从向我借钱开始。他孩子多,经济紧张,每个月过了二十号就来向我借钱。他轻声在门口喊我一声,我走到走廊里,他便凑在我耳边很局促地说:“小梅,你能借五块钱给我吗,我买点饭菜票,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你。”我二话不说

就借给了他,那时我每月工资是三十三元。李老师说每天中午都是第一个去食堂,买两个馒头,一碗汤,大口地吃着,我总是坐在别的桌上,不好意思走过去,让他看见我在看着他的饥饿。

五号一领了工资,他就来还我,谢谢我,我说不

要谢。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恢复高考,我初中毕业,根本不知道怎么参加高考。高考要考作文,我就写了篇作文给他,请他

帮我打个分,看看这样写可以吗?过了一天,他把作文递给我,仍旧是用

借钱的轻声语气告

诉我,写得很不错,应该可以得九十分的。

后来我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和李老师在一个系,渐渐成为作家,他好几次对我说,你出了很多书,啥时候送两本给我读读。我答应了,可总是我带去了却没遇见他,遇见了,又忘记带,最后没有送成。直到看见墙上他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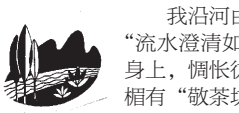
的消息,我才批评自己。他给过我一个多么重要的分数,让我信心十足,我去考试时,心里想的就是,李老师说我可以得九十分!

李老师给我的九十分已经不朽。虽然他不是名教授。虽然很多讣告里的都不是名教授,但是他们都是一所大学的墙,围起着牢固,围成学问,无人推得倒的。

还有,普罗科普咖啡馆,被誉为法国第一家文学咖啡馆,常来这里的文学家有: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等;波蔻伯咖啡馆,巴黎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咖啡馆,是伏尔泰经常喝咖啡的地方,也是雨果和巴尔扎克常喜欢光顾之地;菁英咖啡馆,装饰很有艺术气息,店面很大,海明威、米勒、贝内特常到这里喝咖啡;和平咖啡馆,巴黎最富盛名的咖啡馆,著名文学家左拉、莫泊桑、王尔德等人常常光顾;胡凯咖啡店,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位于香榭丽舍大街,吸引了许多电影明星和导演,他们常在这里会面、商谈、签约。

有一种说法,说西方的文人如果不常去咖啡馆坐坐,喝上几杯,创作的灵感是出不来的。看来这话多少有些道理,否则,巴黎的咖啡馆咋会如此兴旺?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咖啡香气缭绕。

不能想象,如果巴黎缺少了咖啡馆,还会是巴黎吗?



我沿河由西往东。这条练祁河,因“流水澄清如练”而得名。有雨滴打在身上,惆怅彷徨之际,我忽见此屋,门楣有“敬茶坊”招牌。

跨过门槛,小小的庭院古朴幽雅,青石铺地,雕花门窗,一切似曾相识。厅堂内老家具的摆设也是我所喜欢,茶桌茶几,香烟飘袅,水池倒影,盆栽草木摇曳生姿。一把禅椅,上方挂书家王伟平的蝇头小楷《心经》,更为这里平添几分禅意。隐隐约约中有柔婉音乐轻漾,那是昆曲《牡丹亭》。

店主小陈把我引进里屋雅室。一位姑娘端来一杯

阳羡雪芽。阳羡雪芽,茶名源自苏东坡诗句“雪芽我为求阳羡”,唐肃宗年间,每逢茶汛,朝廷特派茶吏在宜兴设“贡茶院”,专司监制、鉴定。下贡嫩茶,经焙炒,即快马日夜兼程上贡京城。陆羽称阳羡茶“芬芳冠世”,卢仝也有“天子爱喝阳羡茶,百昌不敢先开花”的咏茶名句。“天下茶品,阳羡为最。”这茶我自然喜欢。

上茶的女子二十来岁,眉目清秀,终日在茶烟琴韵熏育下文静无俗气,身着大襟薄衫,盘纽,青灰色的面料有点飘逸,靠袖口镶一段玄色,很有点古典女子气息。细雨绵绵的氛围中,阳羡雪芽袅袅中轻漾着清香,杯中汤色清亮,翠芽缓缓展开,漂浮着又慢慢沉入杯底。明代周高起,在《洞山茶系》中描绘阳羡茶:“入汤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深永,暖之愈出,致在有无之外。”我细品慢

啜,觉周高起所言丝毫不过。

天色渐暗,稍顷,雨大了,雨点打着老屋,淅淅沥沥。闻香、品茗、听雨,别有情趣。“一庭春雨飘儿菜”、“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青簪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愁兼杨柳一丝丝,客舍江南暮雨时”……历代诗人笔下的江南雨给人太多的回忆和想象。

我有点坐不住,走到门前,雨水沿门檐往下淌,如注。屋外练祁河水面溅起水花,河对面屋顶上雨雾在风中犹如白烟卷过,唯门前绿树在雨水洗濯中越发洁净。我有点激动,想把此情此景告诉更多朋友。我用相机拍摄了这一刻,并写了条微博,文字很简单:“下雨了,坐在古色古香的茶室,听屋外的雨声。”

网络真奇妙,极普通的一张图片一句话即刻勾起许多人的情愫。有人回

说想起他家“依河而建的老房,风水好,有燕子常年做窝”,湖北一作家感慨:“唉,老屋里,藏着多少少年的记忆。我家的老屋,如今空无一人了……”新加坡有位华侨,更是倾诉思乡之情,他说他家乡在浙江缙云一个叫梅溪的很淳朴的小村庄,儿时在那里度过,老屋有院子,抬头能看到屋檐四角和天空。他说:“几十年了,真想回去坐坐。”又说,“一生何求?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不然那老屋可能都不在了。”我鼓励他:回家看看吧。他说:“对啊,回去坐老

屋院子里,听雨看雨。”

有人说:坐江南老屋,无雨便成遗憾。在老屋听雨看雨确实美,如果有一壶好茶相伴,就更圆满。

这种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保证了大桥建设的高质量,也锻炼了职工队伍,培养了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精神。朱志豪自豪地说:南浦大桥通车21年了,经受了种种考验,至今运行正常,我们都非常开心和自豪!

接着,朱志豪同志又以自豪的口气告诉我:当年国家财力有限,我们上海也是如此,造桥资金是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8.2亿元,在建设南浦大桥过程中,我们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结果还省下了560万呢!我被他的豪情情绪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说:我们区政府负责5152户居民、205个企事业单位的动迁,全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没有一户钉子户,大家都表现了

高度积极性。说到这里,我们都沉浸在这无比幸福和自豪的神情中了。

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人活一辈子,如能像朱志豪同志这样,立志为人民做些实事好事,哪怕是一两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经得起时间检验也值得自己回忆,那么到了老年,就会像朱志豪一样,有这样的话题有这样的自豪感,实在是太幸福也太宝贵了!

敬茶坊听雨

楼耀福



夜光杯

十日谈

萍踪散记

俯瞰俄罗斯,我发现,一望无际的绿是俄罗斯的原色。